

[法] 罗曼·加里 著

生活在等待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生活在等待他

(法国) 罗曼·加里 著

马中林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ÉMILE AJAR
LA VIE DEVANT SOI

根据 *Mercure de France* 1978 年版译出

生活在等待他

[法] 罗曼·加里 著

马中林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重庆印制第一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1092 1/32 5.75 印张 115 千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9,000 册

书号: 10215·70 定价: 0.50 元

译者前言

1975年，法国当代著名作家罗曼·加里以埃米尔·阿雅尔为笔名，发表了小说《生活在等待他》，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翌年，该书荣获龚古尔文学奖，一时成为畅销书。据1977年统计，两年中竟发行八十万册，这在法国是罕见的。随后小说被搬上银幕，又荣获奥斯卡电影大奖。与此同时，该书相继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引起世界文坛的广泛注意。

《生活在等待他》以巴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集居的拜勒维尔区为背景。主人公毛毛，一个阿拉伯孤儿，用天真、令人发笑然而也催人泪下的语言，讲述了他和一个犹太老妇人的苦难生活。作者以“独创性的才能”及“思想和形式上新的大胆探索”，深刻地揭示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问题，生动具体地告诉读者，在西方高度物质文明的今天，在纸醉金迷的大都市里，仍然有着充满苦难、眼泪和非人道的角落。同时，作者采用近似于口语的语言进行写作，使得作品风格朴实自然，富于幽默感，有很大的感染力。法国评论界认为，正当“新小说”不景气、脱离广大读者的时候，人们从罗曼·加里的作品里看到了一种可喜的尝试。

罗曼·加里是法国现代久负盛名的小说家，1914年出生于俄国的立陶宛。后来到过波兰和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英国空军服役。战后定居法国，加入法国籍，并曾

一度出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罗曼·加里是一位勤奋的作家，一生著有将近三十部作品。1945年，他发表处女作《欧洲教育》，获评论奖。1956年发表《天之源》，获龚古尔文学奖，一举成了名。1960年发表《黎明的许诺》，赢得了世界声誉。之后，他又相继出版了《乐·拉地》（1963）和《白狗》（1970）等。从1974年起，他除继续用真名出版了《你的车票越过此线就作废了》（1976）和《女人的光辉》（1977）之外，开始更多地用埃米尔·阿雅尔这一笔名发表作品。1974年，他通过一位侨居国外的朋友，把小说《大蟒》的原稿从巴西寄给巴黎一家出版社。小说出版后，曾有人怀疑作者就是他，但他矢口否认。这样，阿雅尔究竟是谁就成了一个不解之谜。翌年，他又发表了《生活在等待他》，再次获龚古尔文学奖。这时，罗曼·加里推出他表妹的儿子保尔·巴沃劳维奇，授命他以小说作者阿雅尔的名义签署出版合同，并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文学奖金。一时间巴沃劳维奇成为众人瞩目的人物，舆论的中心。巴沃劳维奇进退维谷，不得不举家到南方乡间隐遁起来。此后，罗曼·加里仍以埃米尔·阿雅尔为笔名，相继发表了《假名》（1976）和《萨洛蒙国王的烦恼》（1977）。保尔·巴沃劳维奇又成了这两部书的当然作者。几年来，罗曼·加里生活于矛盾、痛苦之中，他“既不愿人们过于了解自己，又不甘心人们不了解自己”。1980年12月2日，他自杀身亡，死因不详。1981年7月初，保尔·巴沃劳维奇突然在电视上郑重宣布，他不是埃米尔·阿雅尔，《生活在等待他》的真正作者是罗曼·加里。接着，他又出版了《人们曾以为是他》一书，详述了“阿雅尔事件”的原委。至此，阿雅尔到底是谁的谜底终于

揭开了。至于罗曼·加里为何故意张冠李戴，法国评论界虽作过许多猜测，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他生前曾对巴沃劳维奇说过，他“要用完全不同的名字，写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也许就是他这样做的根由吧。

在翻译《生活在等待他》的过程中，承蒙法中友协德佩鲁瓦夫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张英伦同志热情帮助，在此谨致以真诚的谢意。

译 者

一九八二年二月一日

他们说：“你为你所爱的人发狂了。”

我说：“生活的乐趣就在于发狂。”

雅菲依：《百花园》

我首先要和您谈的是，我们住在没有电梯的七层楼上，每天，肥胖的罗萨夫人靠两条腿爬上爬下，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操心事和精神上的痛苦，就构成她的全部生活了。每当她跟我们提起这些时，一点儿也不抱怨，因为她是犹太人。她的身体并不好，可简直就象一部活电梯。

我第一次见到罗萨夫人时，还不满三岁。在这以前，我并不记事，懵里懵懂的。到了三、四岁，才开始记事，可有时忘性还是挺大。

在拜勒维尔区，有很多犹太人、阿拉伯人和黑人，不过要爬七层楼的，只有罗萨夫人一个。她常说，总有一天她要累死在楼梯上；到那时，孩子们准会嗷嗷哭起来。看到一个人死了，人们总是要哭的。当时在她家里，收养了六、七个孩子，或者还多一点。

起初我并不晓得罗萨夫人照看我，是为了在月末得到一张汇款单。一直到六、七岁，我才知道原来是有人替我付钱。从前，我还以为罗萨夫人照看我是因为喜欢我，并不想得到什么；人们在生活中总是相互依靠的嘛。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遇到的伤心事儿，我整整哭了一夜。

罗萨夫人见我闷闷不乐，就给我解释说，家庭没什么意思。很多人去度假，把狗拴在树上就不管了。每年有三千条狗就是这样死的。她把我抱起来，放在腿上，哄着我，说：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是我最心疼的。”但是，我想起了汇款单，又哭着走开了。

我下楼，走进德里斯先生的咖啡馆，在汉密尔先生的对面坐了下来。他过去是经营地毯的行商，曾走遍法国，见过世面。他那双漂亮的眼睛，总是和善地打量着周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现在自然更老了。

“汉密尔先生，您为什么总是笑呵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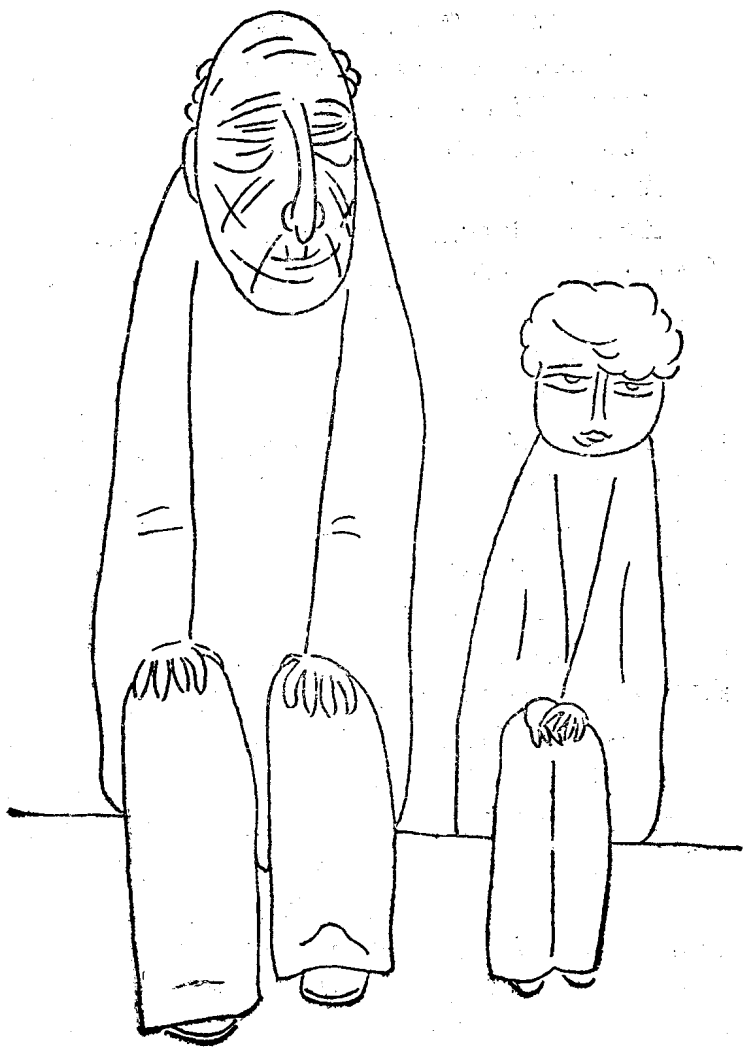
“我每天用微笑感谢真主，因为他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的小毛毛。”

我的名字是穆罕默德，可是大家觉得我小，都管我叫毛毛。

“六十年前，我还年轻的时候，遇上了一个姑娘。她爱我，我也爱她。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了八个月，以后她改嫁了。虽然过去六十年了，我还时常想念她。我曾对她说过：‘我不会忘记你。’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我却始终记得她。从前，有时候我感到害怕，因为我在世上还要活很久，既然是真主掌握人的命运，我这个可怜的人又怎能保证实现自己的诺言呢？现在，我剩下的时间已不多，心里也就踏实了，我绝不会忘记雅米拉，在死之前肯定能做到。”

“汉密尔先生，人没有爱能活下去吗？”

他喝了一口滋补身体的薄荷茶，没有回答。近来，他总是穿一件灰色长袍，怕一旦被真主召回去，来不及换衣裳。他望着我，一直沉默着。他可能在想，我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有些事情是不应该知道的。那时候，我大概七岁，也可能是八岁，我说不准，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以后相处久了，彼此了解多了，您



自然会明白的。

“汉密尔先生，您为什么不回答？”

“你还太小；对小孩来说，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更好。”

“汉密尔先生，没有爱，能活下去吗？”

“能的。”他说完就低下了头，好象心里有愧似的。

我哭了起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自己是阿拉伯人，因为没有人污辱过我。直到后来上了学，我才知道。但我并不为这个和别人打架；打架总是不好的。

罗萨夫人是出生在波兰的犹太人，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当过几年妓女。她懂得我们的阿拉伯语，还会希伯来语，我和她常常用这种语言谈话。我们这栋大楼里的大部分房客是黑人。在毕松街，有三个黑人居住点；别处还有两个。他们象非洲的部落一样，群居在一起，其中西非人最多，不少是从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来的。当然在毕松街还有许多从其他地方来的，可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向您一一介绍。拜勒维尔区的其他大街小巷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天下，它一直延伸到古道尔大街，再过去就是法国人居住的地方了。

开始我并不知道自己没有母亲，甚至不知道应该有一个。为了不引起我的想头，罗萨夫人从不提这件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生下来，更不知道生下来以后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比我大几岁的勒马乌德是我的好朋友，他对我说，这是卫生条件差的结果。他出生在阿尔及尔的拉嘎斯巴，后来才来法国。那时候在拉嘎斯巴，妇女连洗脚盆都没有，也没有喝的水，当然更谈不上什么避孕，所以他就生下来了。后来，他父亲为了开脱罪责，向他发誓说，自己并没有任何坏

心。这样他就都知道了。他还告诉我，现在有一种药丸供卖身的女人使用，可惜他出生得太早了。

有不少母亲每周到我们这儿来那么一两次。可惜都不是来看我的。在罗萨夫人家里寄养的几乎都是妓女的孩子。每当她们去外省做生意或者从外地回来，总要来这里看看自己的孩子。除我之外，好象每个孩子都有母亲。我开始为这件事烦恼起来。为了叫母亲来看我，我装作得了胃痉挛和抽风病。一个常在对面人行道上玩气球的孩子对我说过，他一肚子痛，母亲就来看他。于是我也装肚子痛，但是一点儿用也没有。接着我又装作抽风，还是没有用。为了引起大人的注意，我在屋子里到处拉屎，但仍然无济于事，母亲没有来，罗萨夫人却第一次骂我是阿拉伯崽子；她不是法国人，从不轻易这样骂我。我冲着她喊道：“我要妈妈！”而且一连几个礼拜，到处大小便，进行报复。最后，罗萨夫人警告我：“如果你继续这样干，就把你送进孤儿院！”孤儿院是人们吓唬孩子的第一个地方。我怕去那里，但还是到处拉屎。那时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呀！我们七个孩子，在屋里比赛着大小便。再没有比孩子们更齐心的了。屋子里到处是屎，稍不小心就踩一脚的。

罗萨夫人已经上了年纪，本来就够劳累的了。这些恶作剧使她非常伤心。因为是犹太人，她过去受过种种折磨。现在，每天还要拖着那九十五公斤重的身体和两条可怜的腿，几次从高高的七层楼爬上爬下。她走进屋里，闻到臭烘烘的，便连同手里拿着的东西一起跌倒在椅子上，放声大哭起来。她是多么需要别人同情啊！她常对我们讲：“法国有五千万人，如果都象我们这个样子，即使德国鬼子不动手，也

可能全都逃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从德国逃出来的，因此很了解德国。她一进门，闻到屎臭，就嚷了起来：“这简直成了奥斯维辛^①！奥斯维辛！”她因为是犹太人，曾被流放到奥斯维辛。可是她自己也是一个地道的种族主义者。我们当中有一个叫毛衣兹的，就被她看成“臭阿拉伯人”。话又说回来，她却从来不这样对待我。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尽管她胖得很，可是还没有完全失去原来优美的姿态。后来我不再随地大小便了，因为毫无用处，母亲还是不来，相反我却真的得了胃痉挛，直到现在，有时还肚子痛呢！我又采取别的办法，指望能引起人们对我的注意。我开始去商店偷东西，到菜床子上偷一个西红柿呀，或者偷一个香瓜……我总是等有人看到的时候才下手；老板走出来，扇我的耳光，我就大喊大叫，我想，这样总会有人注意我吧。

有一次，我在一家食品店门前的货摊上偷鸡蛋，被老板娘看见了。我特别喜欢当着女人的面偷东西，因为我唯一能肯定的，就是我母亲也是一个女人，这不会有错儿。我偷了一个鸡蛋，放进口袋里，等着老板娘走过来扇耳光，好让别人注意到我。可是，她却在我身旁蹲下来，用手抚摩着我的头，说：

“小宝贝，你多么可爱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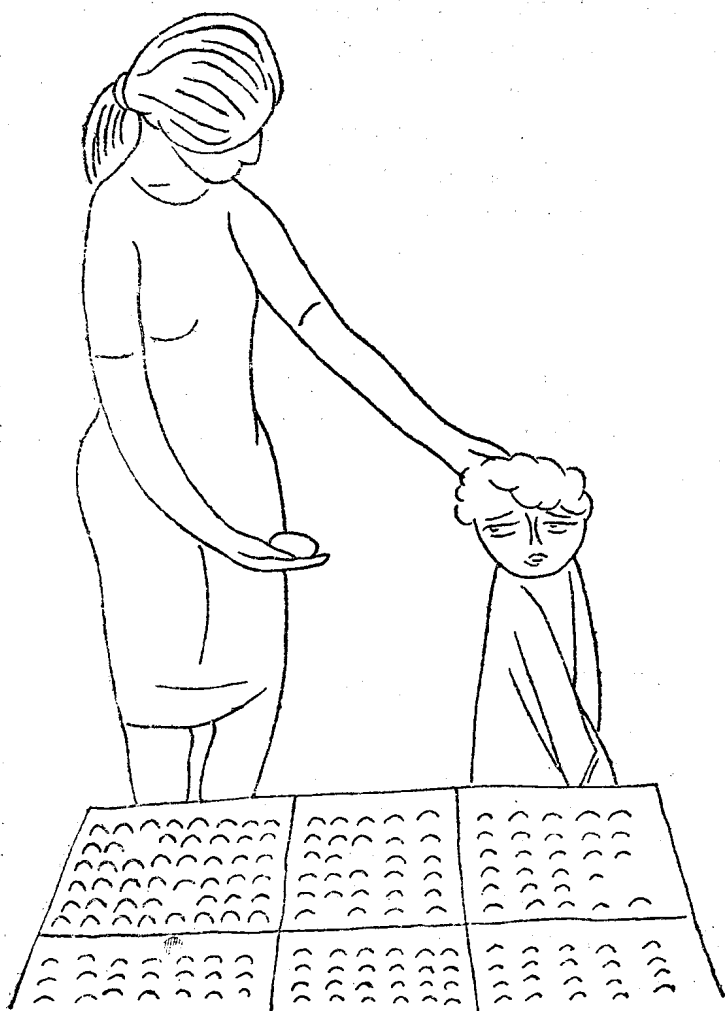
开始，我想她这样做，是想要回鸡蛋，便把鸡蛋紧紧地攥着，把手伸进口袋最里面。我希望她打我，惩罚我；母亲要教训孩子，都会这样做的。可是她却站起来，去柜台又拿了一个鸡蛋给我，还亲了我一下。于是，有那么一会儿，我

^① 奥斯维辛 (Auschwitz)：1940年至1945年间，德国法西斯设在波兰的集中营。

心中充满了希望；我没法向您描述当时的心情。整个上午，我站在商店门前等待着，可又不知道究竟等什么。我手里还攥着那个鸡蛋，好心的老板娘偶尔朝我笑一笑。当时，我六岁，或者六岁上下。虽然只是一个鸡蛋，可我却把它看作生命一样呀！我回到家里就肚子痛，整整痛了一天。罗萨夫人为了给劳拉夫人作假证，到警察局去了。劳拉夫人是住在五层的一个男扮女装的妓女，常在布劳涅树林做生意。渡海来法国之前，他曾经是塞内加尔的拳击冠军。前几天，他在布劳涅树林痛打了一个顾客，因为那个家伙太凶了。罗萨夫人去作证，那天晚上劳拉夫人和她一道看电影，然后又在一起看电视。以后我还要和您详细讲到劳拉夫人。世界上碌碌无为的人多的是，可他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非常喜欢他。

二

孩子们都是非常容易受影响的。一个孩子这样做了，别的孩子都学他，照着做起来。那时，在罗萨夫人家里有七个孩子，其中有两个日托，是扫大街的穆萨先生的孩子。他妻子不知因为什么已经死了。每天早晨六点钟去清扫垃圾之前，他把他们俩抱来；下午抱回家去，自己照看。其余五个孩子，一个是毛衣兹，比我还小；一个叫巴那尼阿，总是笑呵呵的，也许他天生就那么开心吧；还有一个叫米歇尔，父母都是越南人，他已经有一年没交钱，罗萨夫人也许不会再照看一天了。虽然她是一个好心肠的犹太女人，可是能力



毕竟很有限。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些妓女到生意好、挣钱多的外地去之前，把孩子托给她，可是一走了事，再也不回来了。这就是那些没有及时打下来、生了又没人要的不幸命运。罗萨夫人有时把他们送给那些感到孤独、想要孩子的人家，可这也不容易，因为法律上有限制。当一个女人被迫卖身时，她就失去了养育孩子的权利，这是卖身这一行所要求的。她们怕被人检举，不敢把孩子公开托出去，只好放在可靠的熟人家里照看。我不能把在罗萨夫人家里呆过的所有的孩子都讲给您听。不过象我这样长时间托在这儿的倒很少。除我以外，时间最长的是毛衣兹、巴那尼阿和那个越南小孩。他后来被亲王街的一个饭店老板抱去了。如果现在在路上碰见他，我会认不出来了；亲王街离我们这里很远。

当我开始吵着要妈妈的时候，罗萨夫人就骂我是贪心鬼，还说：“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很贪心，你给他一只手，他就要你的整个胳膊。”其实罗萨夫人心里并不这么想，她就是这样骂惯了。我十分清楚，我是她最心疼的了。每当我嚷着要妈妈的时候，别的孩子也跟着喊叫起来，还比赛看谁嗓门大。这样集体的歇斯底里使罗萨夫人真的犯病了。她抓着稀稀疏疏的头发，不停地淌眼泪，可是毫无用处。她用手捂着脸，抽抽搭搭地哭着。到了她这样的年龄，已经不招人怜悯了。墙皮脱落下来了一些，这可不是因为罗萨夫人的眼泪，仅仅是年头太久了的缘故。

罗萨夫人花白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的脱落。她非常害怕变成一个秃子，这对一个什么东西也没有了的女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可怕的事。她已经没有女性的线条，没有一般女人都有的隆起的胸脯和滚圆的屁股。可是她照镜子的时候，却

作出笑脸，仿佛在自己欣赏似的。每个礼拜天，她从头到脚打扮一番，还戴上赭红色的假发，去波里约广场中心的小公园，一呆就是几个钟头，还装出非常文雅的样子。她每天要抹几次口红，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她戴上假发，抹上口红，就很难看出本来的面目了。为了使周围环境漂亮些，她总是在房间里放些花。

罗萨夫人安静下来之后，把我拉到一个小屋子里。她把我当成一个闹事头头，对我说，带头闹事是要受到惩罚，关进监狱的。她告诉我，我妈妈能看到我的所作所为；如果我想有朝一日能和她见面，就应该老老实实、清清白白，而不能成为一个犯罪分子。那间小屋子比这儿还小，容纳不下罗萨夫人一个人。她实在是太胖了。她到底有多重啊？真难以推测。我想，她一个人呆在那儿，可能会更加感到孤单吧。

当我们中间谁的父母不再寄汇款单来时，罗萨夫人并不把他赶出去。小巴那尼阿就是这样。因为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也就无从责难了。他妈妈每隔六个月或更久一些才寄来一点点钱。罗萨夫人骂巴那尼阿，可他毫不在乎，还一个劲笑哩！他才三岁。我以为罗萨夫人会把他送进孤儿院。可她还是舍不得巴那尼阿招人喜欢的笑脸。我们已经是相依为命了，她不得不把我们两个都留下。我负责领着巴那尼阿到毕松街非洲人那里去，让他见见黑人。罗萨夫人认为这样很有必要，说：

“必须让他见见黑人，要不，他们以后会合不来的。”

这样，我就常常领他去那里。我拉着他自己走。他在那里很受欢迎，因为那些人的家属都留在非洲，身边没有孩子，看见他，往往使人想起自己的孩子。罗萨夫人根本不知